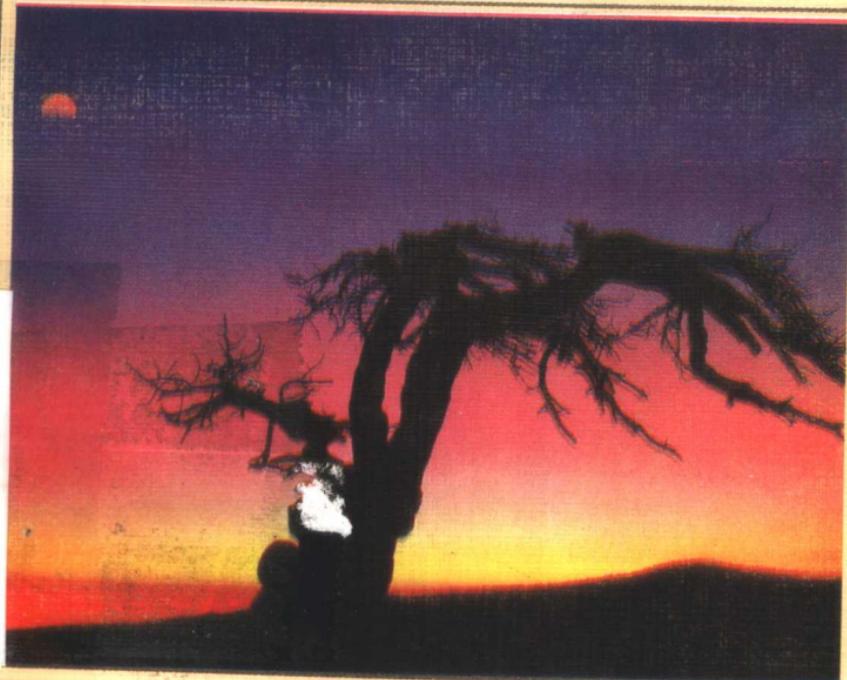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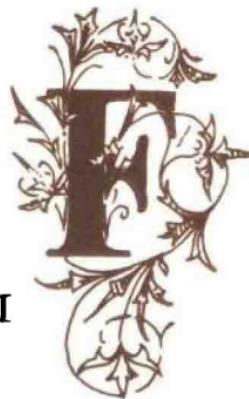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马鄂的雀鹰



卡里埃尔 著 朱延生 译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马鄂的雀鹰

卡里埃尔 著 朱延生 译

F · 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

马鄂的雀鹰

[法]让·卡里埃尔著 朱延生译

责任编辑：徐海燕 装帧设计：丁 明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印 张：11 $\frac{1}{9}$

插 页：4

字 版

印

标 准 书



定

内容简介

《马鄂的雀鹰》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让·卡里埃尔的一部自然主义杰作，曾获1972年龚古尔文学奖。

小说描写了一个特殊的地区马鄂，它没有法国人习惯的繁华、富足与宁静，而是贫困、蛮荒、躁动着求生存的强烈欲望。居住在这里的人，不是劳碌老死，就是弃地外流，最后，只剩下雷明这一家人，面对这种敌对性的生存条件，弟弟聪明地选择了逃离，而哥哥却像父辈一样，把自己关在不可救药的灾难之中，以偏执的热情寻找生路，并且幸运地娶了妻、成了家。可是，他绝望地奋斗，连自己的妻子也没能留住，最后以甚为惨烈的举动达到归宿。

小说写实的技法精彩而别具一格，描写的成份远远大于叙事的成份，令人赞叹。从突出人类至关重要的奋斗精神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带有这个时代的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色彩。

2010/06

— 责任编辑：徐海燕
装帧设计：丁 明

ISBN 7-5396-0768-8/1 • 688
定价：6.70元

译本序

古典风格的自然主义佳作

柳鸣九

这部小说曾获1972年的龚古尔文学奖。颁发此奖的龚古尔学院，一直遵循其创始者龚古尔兄弟的文学道路，崇尚自然主义，总是把荣誉授给在社会人生写实上取得较高成就、别具一格的作品。“我们忠于龚古尔兄弟的传统，每年只给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发奖”^①，《马鄂的雀鹰》获此殊荣，不言而喻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

时代潮流具有更容变貌的最强力，在它的冲击下，最稳定的传统与标准往往也要起一些变化。十九世纪龚古尔兄弟与左拉所开创的自然主义文学传统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描写的如实与繁详，如实得像照片，繁详得像资料，但龚古尔学院所推崇的写实性描绘，到了二十世纪却也有了不同，掌握着这

① 龚古尔学院院士罗布莱斯语，见拙著《巴黎对话录》。

个学院的文学趣味标准、作为这个学院院士的著名小说家罗布莱斯，在巴黎曾经这样对我说：“二十世纪的自然主义，因为电影的发展而与十九世纪的自然有所不同。在十九世纪，从巴尔扎克到左拉都很重视细节描写，有时写得很烦琐。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电影与电视很普遍，人们可以从那里看到种种具体的形象，这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自然主义的文学描写，当今的作家写一个对象的时候，描绘性的文字往往不会超过三行”^②。

如果正如这位龚古尔学院院士所概括的，当代自然主义文学描写的特点已不同于巴尔扎克、龚古尔与左拉的话，那么，卡里埃尔的《马鄂的雀鹰》却又把我们拖回到巴尔扎克、左拉的时代。

打开这部小说，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细致繁详的环境描写，就像巴尔扎克《高老头》的开端对伏盖公寓的描写，左拉的《娜娜》与莫泊桑的《一生》对万象剧场与白杨山庄的描写，而且，在这里，自然科学式的齐全、地理地貌资料式的详尽似乎更为突出。自然灾害的作用，气候、温度、风力等因素的影响，土壤的演化，岩石的质变……等等，都没有被作者所忽略，一一得到了相当的笔墨，所有这些造成了一个贫瘠荒凉的高原，一个严寒酷暑，一条

^② 《掌握着龚古尔学院标准的人》，拙著《巴黎对话录》第76页。

件极为恶劣的农村。然后是小说对这农村一片萧条、简陋、穷困、严酷景象的细致描绘以及对此环境中人们艰难生活与这个悲惨故事的慢镜头式的展现……这是典型的古典自然风格，其古典性之典型，比自然主义的创始者龚古尔兄弟与左拉，似亦无逊色。问题在于，现代自然主义的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龚古尔学院的标准也已考虑到了这种变化，在一个力求描写文字的简洁、甚至出现了像海明威这样为此目的而宁愿站着写作的小说家的时代，《马鄂的雀鹰》这种繁详描写的缘由是从何而来？

关键在于这部作品的题材，在于这部作品所描写的地区与生活。正如作者在《告读者》中所指出的，他所描写的是法国一个特殊的地区，这个地区是如此特殊，甚至人们都会怀疑它在五十年代初的法国是否现实，怀疑小说是在把两三个世纪以前的蛮荒生活当作当代现实来加以描写，而小说的作者也承认，这个特殊的地区、这个地区严酷的生活、这部小说中悲惨的主人公，的确是现代生活中“不幸的例外”。这种例外，显然是看惯了香榭里榭大街繁华似锦的巴黎人、看惯了乡野郁郁葱葱、城镇富足宁静的法国人所不熟悉的、甚至是他们难以想象的，而这种例外地区的赤贫与艰困又被远远遗忘在罗布莱斯所说的现代电影与电视之外。卡里埃尔

为了记录与再现这一例外的现实、证实这一例外的现实、使这例外的现实再在小说中真实可感、令人难以怀疑，他又回到了巴尔扎克、左拉、龚古尔的古典方法。

例外的现实，也是一种现实。任何现实，都有权在文学艺术中得到反映与描写，占有自己的一席地位。正因为一般的现实、常见的现实、典型的现实，在文学作品中往往为人所习惯、所推崇，例外的现实就像弃儿一样，倒更值得人们特别关注。在文学艺术中，如果只有一般的现实、“典型的现实”，那是一种很危险的局面，它不仅是文学艺术本身贫乏、苍白、单调、狭隘的表现，而且它还在对现实的认识上起一种有害无益的导向作用，它往往导向简单化的、机械化的、主观主义的、模式化的、教条化的认识。《马鄂的雀鹰》证实了对例外现实关注的必要性，它提供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现实多面性的一个例证，展现出与社会生产、物质享受的普遍繁荣长足发展同时并存的暗淡悲愁的一面，它留存了一份活生生的形象的写照，它将开拓与丰富人们对当代生活的认识，它将向历史作出一种说明：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属于上一两个世纪的这种生存条件与生活方式依然存在。这就是卡里埃尔的文学贡献。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居世界先进行列的法

国，这种现实是一种不幸的例外，然而，对于仍处于发展中与落后状态的世界其他地区，这种现实则并不是一种例外了。《马鄂的雀鹰》中寻找水源的故事，可以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中国电影《老井》，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如何受制于无情的自然、人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如何怀着改善生存条件的灼热愿望、如何进行拼搏、如何以那种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精神、或者以我们常说的愚公移山的精神来进行自己看不到任何前途的奋斗——几乎是绝望的奋斗、如何往往以悲惨的或壮烈的结果而告终，这部小说的故事却又是非常典型的。它是人对自然的命定性进行抗争、也是人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的永恒史诗中的一个片断、一个音节，尽管是悲剧性的、可泣的一节。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命题意义上来说，《马鄂的雀鹰》中的故事题材将很容易为中国读者所理解，将会使中国读者感到亲切，产生共鸣。

在这个故事里，就像在很多这类题材的故事里一样，面对着荒凉贫瘠的故土，存在着远方或他乡富裕生活的召唤与引诱的问题，存在着如何对待自己严峻的生存条件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态度与处理方式的分歧。马鄂这个贫困地区的青年，对辛苦劳累而又没有希望的生活感到厌倦与绝望，纷纷外流，到平原上去，到城镇里去，最后，马鄂只剩下

了雷朗这一个人，他在这个严酷的环境里，居然奇迹般地结了婚，成了家，又有了两个儿子，人生存的韧性与顽强已经在这里显示出来了。到了他儿子的这一代，仍然存在着固有的困境，存在着同样的自我选择的差异，弟弟像很多前人一样选择了他乡与远方，他所去的瑞士，几乎就是富裕轻松生活的象征，对于他个人的处境来说，这是见机行事，是聪明的转移，是取巧的改善，而对他原有的那敌对性的生存条件来说，他这样做是一种回避、一种逃离。哥哥却像父亲当年所做的那样留了下来，似乎是继承了一个传统，而且，父亲的韧性与顽强在他身上又有了更为强烈的突现。他以惊人的毅力上山挖洞找水源，即使陷于最大的困境，即使自己的妻子也离开了他，但只要有一丝一毫渺茫的希望，他仍然挖山不止，只要有一息尚存，他就决不后退，他的不屈不挠、奋不顾身，最后悲惨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可否认，他上山挖洞找水源本身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他的方式也带有闭塞地区所必然决定的某种落后性，甚至还带有某种愚昧的色彩，但是，人类创造了文明世界的亿亿万万次劳动，其中不正有着相当大一部分是带有历史、时代、地区以及认识与科技水平所决定的落后性与愚昧性？而那些卓有成效、富有成果的劳动，不也是建立在千百次失败的、落后愚昧的劳动的基础上的？重要的是

要有顽强的精神、有一种不可为而偏要为之的犟劲。人类那些创造性的活动，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以这种顽强的精神与犟劲为动力的，世界与文明是顽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单凭聪明与技巧所能取得的。卡里埃尔的这部小说使我们获得深刻印象的一点，就在于它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奋斗精神，一种奋不顾身的犟劲，一种类似西西弗推石上山的“愚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又带有这个时代的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色彩，也许就是出于对这种精神表现的思考，作者把他小说题名为《马鄂的雀鹰》。

这部小说的描写成分远远大于叙事成分。它的故事性不强，人物关系不复杂，情节不曲折多变，作者所能用的文学手段主要就是描写。这要求作者有更加过硬的文学功夫，远比编一个曲折有致、起伏跌荡、引人入胜的故事更为过硬的文学功夫。他这种文学手段显然取自两个精神仓库，一是他生活体验、生活实感的仓库，一是他对人物、对事件的个人感情感受的仓库。如果没有他对这个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山色景物、生活条件、习俗风情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丰富深刻的认知，如果没有他对人物及其奋斗与命运的关注、同情与温爱，他是不可能成功地运用这种文学手段的。他以丰富生活经验与内在感情泉源为基础的文学描写，使这部小说具有了

较高的品味。它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完全充分的。

1991年9月

目 次

古典风格的自然主义佳作(译本序) 柳鸣九

马鄂的雀鹰

告读者 7

第一部分 衰落 9

第二部分 雀鹰 259

作者简介 朱延生

马鄂的雀鹰

Jean Carrière

L'Epervier de Maheux

根据法国迦里玛版译出

献给我的朋友
美国诗人
弗雷德里克——雅克·唐普尔